

征稿:<海韻>文藝副刊歡迎惠稿,舉凡短篇小說,散文,現代詩歌,古典詩詞,曲藝雜談,文學及詩歌評論與鑒賞,均所歡迎。因篇幅關係,文長勿超過千五字,詩(每首)以五十行之內為宜。投稿郵箱: shangbaohaiyun@sina.com shangbaohaiyun@sina.cn fax:63-2-2411549敬請投稿者寫明真實姓名以及詳細地址,聯絡電話。

跨湖橋遐思

田德邦

楊時在北宋的晨光裡築塘圍湖時，大約未曾料到，九百年後的湘湖，激盪的不只是水色，更是深埋在時間淤泥下、一段長達八千年的緘默身世。

那緘默，名為跨湖橋。

我走進那座俯看如舟的博物館，彷彿踏入一片倒流的時空。廳堂深處，燈光凝成五個溫潤的字：「蕭山八千年」。像一句古老的偈語，也像一脈心跳，驀然接通了此岸與彼岸。

順著台階往下走，黃土的剖面在眼前緩緩鋪展。陶罐蜷在角落裡，還保持著被放下的姿態；石鏹的刀口鈍了，卻依稀泛著壘殖的微光。

而最深處，那舟——那一條由整段馬尾松刺成的獨木舟，正靜靜泊在玻璃穹頂之下。燈光為它鍍上薄薄的釉色，木紋如漣漪舒展，淺凹的艙底彷彿還蓄著八千年前的月光與潮痕。一側，硅膠塑成的考古者永恆地俯身，他的影子與先民的影子在黃土上疊合，完成一場無聲的對話。

「跨湖橋」這個名字來得晚。明朝的孫學思在湖上築堤時，大概不知，腳下的泥土裡沉著更古老的「橋」，那是先民以足跡和獨木舟連起的、從此岸到彼岸的秘徑。

霧鎖鄉野

徐成龍

這是一場罕見的漫天大霧，毫無徵兆，說來就來了。

天灰濛濛的，我起了床，推開窗戶，抬望眼，天地一片混沌，濃霧瀰漫，席捲而來。「好大的霧啊！」我看傻了眼，不禁脫口而出。

霧，不知何時升起，無拘無束，聲勢浩大，神秘秘秘，將整個鄉野鎖得嚴嚴實實，什麼也看不見。這是我有生以來第一次遇見的大霧。

火紅的太陽被大霧所籠罩，收斂了往日的萬丈光芒，像羞蓋的新娘，只露出淡淡的光暈。路上的行人，只聞其聲，不見其人，似乎在玩捉迷藏的遊戲。

濃霧在翻騰，毫無顧忌，張牙舞爪地把遠處的山巒、近處的房屋、以及莊稼，都吞沒了。霧氣繚繞，如夢似幻，整個鄉

野變得既熟悉又陌生。我不由得想起一句詩：「霧失樓台，月迷津渡。」說的是，霧靄沉沉，樓台消失在濃霧中。月色朦朧，渡口也看不見了。那種濃霧瀰漫，朦朧而迷離的景象，真真切切地鋪展在我的眼前。

看著鋪天蓋地的濃霧，我產生了好奇之心，決定出去走走，感受一下大霧的威嚴。一出家門，我走進了霧的世界，似乎在騰雲駕霧。霧氣如同輕紗，把我團團圍住，輕拂我的臉頰，帶來一絲絲涼意。我伸出雙手，不停地揮舞，想著抓住飄渺的霧，卻是竹籃打水一場空。儘管我怎樣盡心盡力，它從指縫間悄悄溜走，留下手心裡的一抹濕潤。四周的一切被白茫茫的霧靄所包圍，隱隱約約，讓人無法看清廬山真面目。

我瞪大眼睛，沿著鄉間小路緩緩而行，好像漂浮在霧海中，晶瑩的露水打濕了我的衣衫。那些濕漉漉的霧氣，飄飄渺渺，或清晰或模糊，或濃厚或稀薄，一直伴隨著我，縈繞在我的四周，不離不棄。走到一口池塘邊，我分不清哪是水面，哪是霧氣，差點一腳踩空，掉進池塘裡，幸虧我機靈，抓住岸上的草把，倖免于難。

我再也敢馬虎了，定睛細看一番，確保萬無一失，才小心翼翼地向前行走。我穿行在素淡而朦朧的霧靄裡，感受著與霧氣相擁的浪漫詩意。霧中的田野，含蓄、淡雅、韻味悠長，富有生機的花草隱隱約約地映入我的眼簾，讓我沉靜安

然。

回望村莊，彷彿是一幅淡淡的水墨丹青，大大小小的樹木，以及錯落有致的房屋，模模糊糊，點綴其中，增添了幾分詩意和韻味。偶爾，一兩聲鳥鳴從霧中傳來，清脆悅耳，打破了片刻的寧靜，卻找不到鳥兒的身影。我停下腳步，閉上眼睛，深吸一口濕潤的空氣，感受著大自然的氣息。

我回到村口，站在那裡默默地張望，微風輕拂面龐，雲霧縹緲中，鄉野顯得一絲嫵媚。村子裡的角角落落，或一草一木，隨著濃重的煙雲霧影翩翩起舞，裊裊娜娜，撥動人們最容易感應的心弦。

漫步在村莊，我忽然發現，因了這場濃霧，鄉村的面貌改變了，變得變幻莫測。人們的心情也改變了，變得小心翼翼，腳步放緩了，走起路來都是輕手輕腳的，好像在表演皮影戲。平日裡喧鬧的村莊，變得寂靜安寧，不見裊裊炊煙，只是偶爾傳來的腳步聲或是動物的鳴叫聲，打破了寧靜，才有了人間的煙火氣息。

大概過了一小時，太陽露出了笑臉，霧氣已經消散。陽光透過淡淡的雲層，投射下千方道金色的光芒，照亮了一望無際的土地。抬頭望去，天藍了，雲白了，山清水秀，草長鶯飛。鄉野經歷了一場濃霧的洗禮，變得更加多姿多彩。

我凝望著美麗的世界，深有感觸，百感交集，所有的迷霧都會過去，美好的未來終將到來。

年一月十一日上午九時，壽終於碧瑤PINES HOSPITAL,享壽八十高齡，哲人其萎，軫悼同深。現停柩於Baguio Memorial Chapel 靈堂，出殯日期另訂。

諮詢委員家興鄉彥，曾任本會第卅四屆理事長，任內領導有方，事必躬親，熱心鄉會，帶頭獻捐教育基金，眾人響應，眾志成城，奠定雄厚教育基金。心繫祖國，愛國愛鄉，曾參與建設家鄉各項公益事業，輸財出力，建樹良多。如今駕鶴西去，實是本會一大損失。本會聞耗，經派員慰唁並協助襄理事宜，勉其家屬，節哀順變。

王建國遺孀逝世

和記訊：故王建國令德配，王衙曾太夫人諡玉筆（晉江金井丙洲）亦即僑商王長新，“重任”，美波賢昆玉令慈，不幸於二〇二六年一月十日中午十二時四十分壽終內寢，享壽八十有四高齡。寶婺星沉，軫悼同深。現設靈於計順市亞蘭禮香大街聖國殯儀館（SANCTUARIUM 202-CHRYSANTHEMUM）靈堂，擇訂於一月十八日（星期日）上午九時出殯火化於聖國聖樂堂。

林朝嗽丁母憂

菲律濱西河林氏宗親總會訊:本會福利主任朝嗽宗長令萱堂林府郭素容老夫人(原籍石獅蓮墩)，不幸於二零二五年十二月三十日香港逝世，享壽積閱九十有餘齡，寶婺星沉，軫悼同深。

喪禮謹擇於二零二六年元月廿八日（農曆乙巳年十二月初十日）星期三下午，假鯉魚涌香港殯儀館地下壽山堂設靈祭奠。翌日二零二六年元月廿九日（農曆十二月十一日）星期

歲末檢影記

賴安娜

一到這年的最後一日，心裡便像被一隻看不見的手，輕輕地拂了一下，有些微的空落。桌上攤著未竟的瑣事，窗外是尋常的冬景，可總覺著該做一件什麼，才算真正地「過」了這一天。于是便不自覺地，拿起了那部跟隨我一年的手機。不為別的，只為打開我的相冊。這習慣，成了我與自己的一場私密清談。

我是個喜歡拍照的人，這「喜歡」，大抵是近乎貪戀，貪戀那一瞬間光影的凝結，貪戀那一瞥風物的留存。手機相機是便利的，少了些鄭重，卻也多了些即興的誠實。一年下來，相冊裡的圖像，早已臃腫得像一隻過冬的松鼠囤積的食糧，雜亂無章地堆疊著。歲末檢視，便像一場向內的「考古」。

手指在屏幕上滑動，去年的影像便如潮水般，嘩嘩地倒流回來。春日的頭發張，竟是幾枝斜出的桃花，背景是灰濛濛的圖書館一角。那是在一個睏倦的午後，被窗外那一片猝不及防的粉白驚動了，匆匆拍下的。拍照時心裡那份小小的竊喜，此刻隔著屏幕，竟又隱隱地泛了上來。

夏天的影像，顏色陡然熱烈起來。有一張是在火車上拍的。窗外是無垠的綠野，天際堆著大團大團棉花糖似的白雲，照片的一角，映著車窗玻璃上我自己模糊的側影。那是在旅途中，心裡揣著對遠方的期待。再往下翻，竟是一張夜市燒烤攤的「廢片」。煙火氣蒸騰，人臉與串簽都糊成一片晃動的光斑，只有一串串油滋滋的羊肉，被炭火鍍上了一層誘人的焦亮。朋友們吵嚷的笑語聲，彷彿要衝破這定格的一瞬，重新在耳邊響起。這些圖，算不得作品，可它們是自己熱鬧過的證據。

秋天的相冊，色調沉靜了下去。最多的是各種各樣的葉子。圖書館前銀杏的金黃，宿舍樓下梧桐的褐斑，夾在書頁裡一枚楓葉清晰的脈絡。有一張我頗為得意，是黃昏時分，逆光拍攝的一枝殘荷。荷葉早已破敗，蜷縮成一種富有張力的形狀，我蹲在池塘邊拍它時，心裡是靜的，彷彿自己也成了一株植物，在感受著季節深處那莊嚴的流逝。

冬天，便是眼前了。有光禿枝桠織成的疏影，也有幾天前夜晚時分，書桌上那一盞孤燈與攤開的書本。最後一張，是昨日傍晚歸寢時，無意拍下的天際最後一抹絳紫的晚霞，下面襯著宿舍樓格子間裡，已次亮起的燈火。

這麼一路檢閱下來，彷彿將剛過完的一年，又重走了一遍。只是這重走，濾去了當日大部分的瑣碎與焦慮，留下的，多是些光與影的片段。明天，相冊的第一頁，又將是一片空白，等著新的光影去填滿。

四上午九點大殮，十點辭靈出殯，靈柩奉移火葬場，舉行火化禮。

本會聞耗，馳電慰唁其家屬，並敬輓花圈，勉其節哀順變。藉表哀悼，以盡宗誼。

李煥坪丁母憂

菲律濱隴西李氏宗親總會訊：本會名譽顧問煥坪宗長令萱堂李府楊美美太夫人（原籍晉江市池店鎮鳳池村）不幸於二〇二六年元月十日（星期六）上午五時四十分內寢於邦邦牙省紅奚禮示住宅，享壽九十有二高齡。慈雲西逝，哀悼同深。現停柩於紅奚禮示市聖母瑪利亞殯儀館AD靈堂，擇定於元月十七日（星期六）上午十一時出殯，安葬於紅奚禮示市聖母瑪利亞紀念墓園之原。

本會聞耗，經致電慰唁其家屬，勉其節哀順變，以盡宗誼。

李煥坪丁母憂

菲律濱鳳池同鄉會訊：本會獎懲主任煥坪鄉賢令萱堂李府楊美美太夫人（原籍晉江市池店鎮鳳池村）不幸於二〇二六年元月十日（星期六）上午五時四十分內寢於邦邦牙省紅奚禮示住宅，享壽九十有二高齡。慈雲西逝，哀悼同深。現停柩於紅奚禮示市聖母瑪利亞殯儀館AD靈堂，擇定於元月十七日（星期六）上午十一時出殯，安葬於紅奚禮示市聖母瑪利亞紀念墓園之原。

本會聞耗，經派員慰唁其家屬，勉其節哀順變，本會訂於元月十六日（星期五）晚七時半在其靈前獻花祭禮及越日出殯執紼行列，而盡鄉誼。

李煥坪丁母憂

菲律濱隴西李氏宗親總會中北呂宋分會訊：本會名譽顧問煥坪宗長令萱堂李府楊美美太夫人（原籍晉江市池店鎮鳳池村）不幸於二〇二六年元月十日（星期六）上午五時四十分內寢於邦邦牙省紅奚禮示住宅，享壽九十有二高齡。慈雲西逝，哀悼同深。現停柩於紅奚禮示市聖母瑪利亞殯儀館AD靈堂，擇定於元月十七日（星期六）上午十一時出殯，安葬於紅奚禮示市聖母瑪利亞紀念墓園之原。

本會聞耗，經致電慰唁其家屬，勉其節哀順變，以盡宗誼。

訃告

蔡式周
(石獅市永寧鎮前埔鄉)
逝世於元月八日
現停柩設靈於計順市亞蘭禮香大街
巴示殯儀館新廈二樓五號靈堂
出殯於元月十四日上午九時

李楊美美
逝世於元月十日
現停柩於紅奚禮示市聖母瑪利亞殯儀館AD靈堂
出殯於元月十七日上午十一時

訃告

顯考五代大父蔡府君諱式周——原籍石獅市永寧鎮前埔鄉，慟於二〇二六年元月八日上午十時十四分（歲次乙巳年十一月二十日巳時），壽終LAS PINAS DOCTORS HOSPITAL，距生於一九四六年丙戌正月廿九日吉時，享壽八十有高齡，孝眷隨侍在側，親視含殮，即日遵禮成服。現停柩於計順市亞蘭禮香大街巴示殯儀館新廈二樓五號靈堂。爰訂元月十四日（星期三）上午九時出殯，舉行茶毗。靈灰安奉於亞蘭禮香聖國靈安堂。哀此訃

聞

未亡人黃淑媛

長男啟敏

長女「萍萍」

次女綿綿

洎內外男女孫、侄曾孫

長媳施美山

長婿林禮敏

蔡式周家屬泣啟

二〇二六年元月十二日